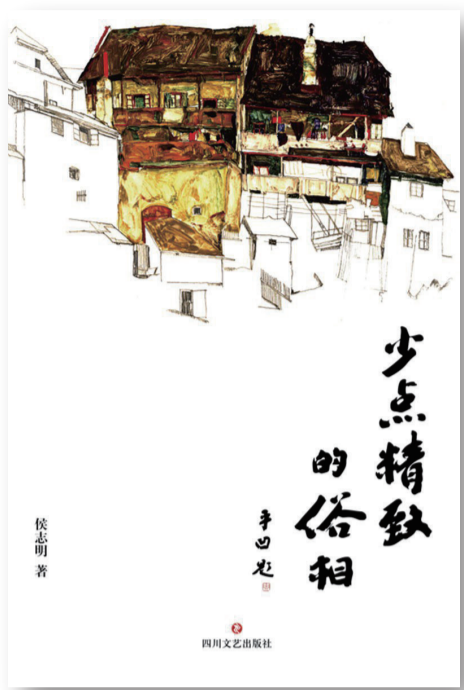


■ 聚焦

赤子之心与广阔视野

——读侯志明散文集《少点精致的俗相》 □杨献平



散文这个文类体裁，是不可收束的，也不应当按部就班。尤其在当下年代，世界和现实的复杂，使得作为文学书写方式之一的散文，尤其要注重文体上的开拓和创新，乃至不断地延展与扩充。散文也是极其开放的文体，特别钟情于更多的“剑走偏锋”“忽然闯入”和“不伦不类”。也就是说，越是不拘于既定文体的概念和要求，越是专业的写作者，散文才能不断地给人惊喜，更加不断地被拓宽和延伸出愈加广阔的“境界”。我的如此一番感想，是在阅读了《少点精致的俗相》（四川文艺出版社 2021年1月版）再一次产生的。文学艺术和所有的学科一样，肯定是一个不断前进的“事业”，同时也是不断创新的“工程”。

《少点精致的俗相》一书的作者侯志明，并非传统意义上、在较长时间内专注于散文创作的写作者，他的这些作品，基本上都是“课余”闲笔、假期“娱乐”的结果。我在阅读之间，首先感觉到的是一个男人的赤子之心。如“忆旧”辑中的《灯如红豆》一文中关于母亲挑灯为孩子们做新衣服的情景，那种细腻传神，温婉动人，阅读之间，忍不住眼眶潮湿起来，心生温暖。在《天地间有篇文章做不完》中，作者带父母双亲去看他的办公场所的系列情景，不禁令人感慨万千。父母对于子女的要求，其实少得可怜，往往一点点的好，就足以令他们一生都觉得安慰。

很多时候，文学就是用来抚慰人心，给人力量的。《少点精致的俗相》字里行间所散发的浓郁而真诚的诚意，令人欣然动容。散文这个文体，真诚是其根本命脉所在。一个作家对于笔下人和事物的诚意，正是文学作品底色和本色所在。如这本书中的《牛也号哭》《祖制》《我的老师们》等篇章，书写亲人、远人，以及与人生活最近的牲畜，都是充满诚意的。

《童年野趣》中的天真烂漫，成年之后追忆的坦率与诚挚，都是难能可贵的。其中的诚意之中，还弥散了一种基于众生平等的爱意，具有极强的共情力量。

《少点精致的俗相》作者侯志明先生，曾在新华社这条重要的新闻战线上工作过。他的接触面乃至对社会的了解，显然是宽阔的。读他写“两弹一星”元勋之一的科学家于敏，以及长虹的倪润峰等人，虽然以纪实的笔法，但作者倾注其中的情感尤其动人，如于敏生前未能看到作者创作的文章在《人民文学》

杂志刊出的遗憾，与倪润峰交谈中对于诸多细节性的捕捉和提升，都可以感受到作者的拳拳之心。

这就是一个人的“姿势”，也是一个写作者应有的态度。《少点精致的俗相》一书对散文文体的开拓和加强，我觉得是其第三个特点。《祖制》《摇曳的亚菊》《复合之物》等文章之间的人间温情与生命记忆，是建立在个人成长、心灵体验和觉悟之上的生命体察，同时也是基于人之间那种朴实无华的原生情感基础上的。这一类的作品，可以看做是艺术性的或者素常意义上的散文写作。而《脊梁》《本色》《棋后》等，则是用纪实和新闻的方式，对散文这个文类体裁的另一种“加入”和“丰厚”。《四子王，一朵红格艳艳的花》《穿过九寨沟的美景》《孤独的扬州》《彭山，半得山水半得仙》等文章，则登山见性，观水生情，自觉融入自然的怀抱，从中体味万物的本质，以及在各个时节的迥然之美，尤其是过往时间、遗迹和当下之间那种丝丝入扣的感觉与联系，令人思之悠远，念之有情。《少点精致的俗相》《人生无处不宽容》《平民人生》等，则直面袒露自我，发出独立的心声。

博尔赫斯说：“融两个或更多的意象为一体，以增强其引发联想的能力。”这是针对诗歌的，用在散文乃至其他文学创作上，也是极为合适的。一个作家的能力不可能局限于文学之中，而一定要广泛地来源于文学之外。《少点精致的俗相》这本书从更广泛的方面，融合成了一本特点独具的散文书籍，更重要的是这本书所提供的认识世界和万物的角度，当是非常特别的。因为一切文学艺术作品首先是感染力，是作家基于自我的一种发散的深邃识见和判断，尤其是其中呈现的情感深度和力量，才是核心要义所在。

博尔赫斯说：“融两个或更多的意象为一体，以增强其引发联想的能力。”这是针对诗歌的，用在散文乃至其他文学创作上，也是极为合适的。一个作家的能力不可能局限于文学之中，而一定要广泛地来源于文学之外。《少点精致的俗相》这本书从更广泛的方面，融合成了一本特点独具的散文书籍，更重要的是这本书所提供的认识世界和万物的角度，当是非常特别的。因为一切文学艺术作品首先是感染力，是作家基于自我的一种发散的深邃识见和判断，尤其是其中呈现的情感深度和力量，才是核心要义所在。

博尔赫斯说：“融两个或更多的意象为一体，以增强其引发联想的能力。”这是针对诗歌的，用在散文乃至其他文学创作上，也是极为合适的。一个作家的能力不可能局限于文学之中，而一定要广泛地来源于文学之外。《少点精致的俗相》这本书从更广泛的方面，融合成了一本特点独具的散文书籍，更重要的是这本书所提供的认识世界和万物的角度，当是非常特别的。因为一切文学艺术作品首先是感染力，是作家基于自我的一种发散的深邃识见和判断，尤其是其中呈现的情感深度和力量，才是核心要义所在。

人，以及与人生活最近的牲畜，都是充满诚意的。《童年野趣》中的天真烂漫，成年之后追忆的坦率与诚挚，都是难能可贵的。其中的诚意之中，还弥散了一种基于众生平等的爱意，具有极强的共情力量。

《少点精致的俗相》作者侯志明先生，曾在新华社这条重要的新闻战线上工作过。他的接触面乃至对社会的了解，显然是宽阔的。读他写“两弹一星”元勋之一的科学家于敏，以及长虹的倪润峰等人，虽然以纪实的笔法，但作者倾注其中的情感尤其动人，如于敏生前未能看到作者创作的文章在《人民文学》

杂志刊出的遗憾，与倪润峰交谈中对于诸多细节性的捕捉和提升，都可以感受到作者的拳拳之心。

这就是一个人的“姿势”，也是一个写作者应有的态度。《少点精致的俗相》一书对散文文体的开拓和加强，我觉得是其第三个特点。《祖制》《摇曳的亚菊》《复合之物》等文章之间的人间温情与生命记忆，是建立在个人成长、心灵体验和觉悟之上的生命体察，同时也是基于人之间那种朴实无华的原生情感基础上的。这一类的作品，可以看做是艺术性的或者素常意义上的散文写作。而《脊梁》《本色》《棋后》等，则是用纪实和新闻的方式，对散文这个文类体裁的另一种“加入”和“丰厚”。《四子王，一朵红格艳艳的花》《穿过九寨沟的美景》《孤独的扬州》《彭山，半得山水半得仙》等文章，则登山见性，观水生情，自觉融入自然的怀抱，从中体味万物的本质，以及在各个时节的迥然之美，尤其是过往时间、遗迹和当下之间那种丝丝入扣的感觉与联系，令人思之悠远，念之有情。《少点精致的俗相》《人生无处不宽容》《平民人生》等，则直面袒露自我，发出独立的心声。

博尔赫斯说：“融两个或更多的意象为一体，以增强其引发联想的能力。”这是针对诗歌的，用在散文乃至其他文学创作上，也是极为合适的。一个作家的能力不可能局限于文学之中，而一定要广泛地来源于文学之外。《少点精致的俗相》这本书从更广泛的方面，融合成了一本特点独具的散文书籍，更重要的是这本书所提供的认识世界和万物的角度，当是非常特别的。因为一切文学艺术作品首先是感染力，是作家基于自我的一种发散的深邃识见和判断，尤其是其中呈现的情感深度和力量，才是核心要义所在。

博尔赫斯说：“融两个或更多的意象为一体，以增强其引发联想的能力。”这是针对诗歌的，用在散文乃至其他文学创作上，也是极为合适的。一个作家的能力不可能局限于文学之中，而一定要广泛地来源于文学之外。《少点精致的俗相》这本书从更广泛的方面，融合成了一本特点独具的散文书籍，更重要的是这本书所提供的认识世界和万物的角度，当是非常特别的。因为一切文学艺术作品首先是感染力，是作家基于自我的一种发散的深邃识见和判断，尤其是其中呈现的情感深度和力量，才是核心要义所在。

博尔赫斯说：“融两个或更多的意象为一体，以增强其引发联想的能力。”这是针对诗歌的，用在散文乃至其他文学创作上，也是极为合适的。一个作家的能力不可能局限于文学之中，而一定要广泛地来源于文学之外。《少点精致的俗相》这本书从更广泛的方面，融合成了一本特点独具的散文书籍，更重要的是这本书所提供的认识世界和万物的角度，当是非常特别的。因为一切文学艺术作品首先是感染力，是作家基于自我的一种发散的深邃识见和判断，尤其是其中呈现的情感深度和力量，才是核心要义所在。

博尔赫斯说：“融两个或更多的意象为一体，以增强其引发联想的能力。”这是针对诗歌的，用在散文乃至其他文学创作上，也是极为合适的。一个作家的能力不可能局限于文学之中，而一定要广泛地来源于文学之外。《少点精致的俗相》这本书从更广泛的方面，融合成了一本特点独具的散文书籍，更重要的是这本书所提供的认识世界和万物的角度，当是非常特别的。因为一切文学艺术作品首先是感染力，是作家基于自我的一种发散的深邃识见和判断，尤其是其中呈现的情感深度和力量，才是核心要义所在。

博尔赫斯说：“融两个或更多的意象为一体，以增强其引发联想的能力。”这是针对诗歌的，用在散文乃至其他文学创作上，也是极为合适的。一个作家的能力不可能局限于文学之中，而一定要广泛地来源于文学之外。《少点精致的俗相》这本书从更广泛的方面，融合成了一本特点独具的散文书籍，更重要的是这本书所提供的认识世界和万物的角度，当是非常特别的。因为一切文学艺术作品首先是感染力，是作家基于自我的一种发散的深邃识见和判断，尤其是其中呈现的情感深度和力量，才是核心要义所在。

博尔赫斯说：“融两个或更多的意象为一体，以增强其引发联想的能力。”这是针对诗歌的，用在散文乃至其他文学创作上，也是极为合适的。一个作家的能力不可能局限于文学之中，而一定要广泛地来源于文学之外。《少点精致的俗相》这本书从更广泛的方面，融合成了一本特点独具的散文书籍，更重要的是这本书所提供的认识世界和万物的角度，当是非常特别的。因为一切文学艺术作品首先是感染力，是作家基于自我的一种发散的深邃识见和判断，尤其是其中呈现的情感深度和力量，才是核心要义所在。

博尔赫斯说：“融两个或更多的意象为一体，以增强其引发联想的能力。”这是针对诗歌的，用在散文乃至其他文学创作上，也是极为合适的。一个作家的能力不可能局限于文学之中，而一定要广泛地来源于文学之外。《少点精致的俗相》这本书从更广泛的方面，融合成了一本特点独具的散文书籍，更重要的是这本书所提供的认识世界和万物的角度，当是非常特别的。因为一切文学艺术作品首先是感染力，是作家基于自我的一种发散的深邃识见和判断，尤其是其中呈现的情感深度和力量，才是核心要义所在。

阴沉基调上的明艳夺目

——评纪建红的《大战“疫”》 □卓今

通过重大灾难常常可以观察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综合能力，武汉抗疫可能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当这场灾难蔓延到全球以后，通过对比就看出一个国家的治理水平的高低、组织能力的强弱、应急能力的高下，同时也检验了民众的道德水准和普通人应对灾难的反应。时隔两年，很多地方还在面临着同样的考验，纪建红的《大战“疫”》现在读来仍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通过这部作品，读者可以看到无数的平民英雄，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尽个人所能，用行动诠释了人的价值。作者一点一滴地抓细节，在把握情感方面张弛有度，一次次地将自己代入到采访对象的处境中，泪水打湿了口罩，但同时又极其克制，不让自己自己的情感泛滥，影响到采访对象。灾难文学的书写，通过纪实的形式并不容易。《大战“疫”》作为全景式的纪实文学，涉及人物众多（文末列表200多人），但作者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做了大胆探索，他笔下的英雄给阴沉悲凉的灾难场面带来明亮和光辉，他们点燃生命的希望，给人向上的力量。作品的情感非常丰富，有太多感人的事例吸引人读下去。其中有些数据、技术说明有社会学意义和史料价值。

首先，人物长卷布局得当，满纸都是发光的身影。千万人级别的大城市，抗疫不是少数人的事，仅驰援武汉的医生就有4.2万，无数个领域，无数个环节，需要从琐碎中抓取亮点和感动。疫情中的人们，每一个个体都值得描述。作者很少写众所周知的材料，他挖的都是新材料，一个故事一个故事地呈现，把每个人都写得饱满、扎实、情感到位。他笔下的这些普通人，不仅对抗病毒的袭击，还要战胜自我，战胜自身的怯懦。悲伤、感动、泪崩，常常猝不及防。被访者愿意跟他分享他们的心思。1987年出生的年轻护士徐莹做着最苦最脏的活，用行动守护“白衣天使”这一圣洁的称号。雷华艳43岁，把自己做的梦都告诉他。44岁的徐盛楠医生与老婆的对话全盘托出，可以看到当时武汉的紧迫感。在这个人物长卷中，吴安华医生着墨最多。他同李六亿共同组成了专门负责感染控制的专家团队。而国家卫健委给他们的任务，就是保护好医护人员的安全。有些医务人员戴口罩不规范，平时很少生气的吴安华会大发脾气：“连个口罩都不会戴，怎么去防控病毒！”整改、培训，刻不容缓。全国4.2万名医护人员驰援湖北，无一人感染。

其次，细腻的笔法、饱满的情感、扎实细节撑开整个故事。不喊口号，不唱高调，从平凡中照见伟大，从普通人中看见英雄。做过维和警察的警察刘俊对医生说：“以后有什么事情不要打110了，直接打我们警务站的电话就是。”正是数以万计的刘俊，铸就了武汉的坚韧和顽强。他还关注到一些很小的细节，比如爱好文学的朱威安医生，谈及她妻子写给他的信。纪建红感叹：“让我惊奇的是，徐军美、李佳宁等人也都有文学情怀。”他始终是一个热情的讲述者，他要把一肚子好故事告诉大家。我们也可以看到作者的共情能力。《论语》说到“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孔子与丧者共感的能力，这是处于悲情氛围的“他者”应有的美德。作者多次写到泪水，“我们没时间去流泪”“病毒不相信眼泪”“含着眼泪往前冲”。其中提到冯光乐，46岁，湖北红安人，爷爷是

荡涤灵魂的饕餮盛宴

——读刘慧娟散文诗集《绕过手指的风》 □尹小华

刘慧娟的新作《绕过手指的风》（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气势恢宏，语颇隽永，耐人寻味，给人一种心灵的震撼。

散文诗集共85首，分为“化蝶以许尘世”“一粒沙的悲欢”“涉过岁月的荷”“放爱一条生路”四辑。一首首散文诗径直通幽，或波涛汹涌激情澎湃，或千回百转柔情似水，生活气息浓郁充盈，富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脆弱与坚韧、激情与哲思、忧虑与释怀……交替呈现，纵横抒发，倾注真情实感，竭力挖潜诗意的幽深和价值的多面，显示出诗人非凡的文学功力。

三年前，我和刘慧娟老师相识在中国作协灵山创作之家。休假期间开过一个文学交流会，我有幸聆听了刘慧娟老师的发言。这位多次在国际国内大赛中获得一等奖、已在散文诗界享有盛誉的诗人，却称自己是文学队伍里的“小苗苗、弱苗苗”，给人以平易近人、谦和礼让的印象。此后，陆续在网上读过她的一些诗作，感觉其作品超凡脱俗，大气厚重，特别引人入胜。不久前，她将《绕过手指的风》给我发来，我如获至宝，雪夜静读，感受诗人特有的艺术魅力。

阅读佳作，无疑是令人受益的，如同自身精神田园里生出新苗，体味阅读带来的滋润。单就“绕过手指的风”书名及各辑的题名，就袒露了作者的胸臆。《灵魂暗夜》中写道：“我在童年的梦里奔跑/一边丢失/一边捡拾/一边跌倒/一边站起/失去了风和树杈/捡到了钥匙和翅膀……”诗人描写在童年成长的岁月里，面对挫折磨砺，从容应对，不怨不泣，自立自强，终于校准人生坐标，展翅翱翔……透过这充满爱心、仁心和匠心的文字，我仿佛回了自己的成长足迹和曾经的蹉跎岁月，感到亲切自然、温馨惬意、童梦相融。如同走在熟悉的夜路上，不需要任何路标和哼曲儿杜撰。

作者字斟句酌，千锤百炼，表达的每一寸意念都是她丰实而切身的人生体验，也是对对社会、人生和自然界的感知。在丰饶的生命体验的摹写中体现壮丽而丰沛的精神世界，表达自己的情感，宣告自己的心扉。每一篇文章都带着她的灵气，带着她的汗水、泪水，带着她心血的色彩与浓度。作者在《穿过那一声叹息》中写道：深情地望了你一眼/半生光阴已是逝水东流/穿越高低起伏的憧憬/在酸涩苦辣/婉转。刘慧娟有时像在写诗，有时却像传述她的人生感悟，诗中飞扬着独特的生命感兴。

《绕过手指的风》拥有时代适应性和社会现实性的根柢。作品面向历史、面向社会、面向自然、面向人



红四军的一个副团长。仅仅提这么一句，就有一种历史厚重感。湖北大悟人熊伟，干过水电工、屠夫。这次跟着儿子一起作为维保人员，到病房做维保，给病人和医生当武汉话翻译，鼓励受委屈的年轻医生，给失去信心的病人打气鼓励。这个农民工志愿者的开朗乐观，影响着身边的人，纪建红把他写得出彩，也影响着看过这本书的读者。

第三，理性精神、真实的见闻、诚实的表达。这部作品是一份难得的社会学材料。作为疫情的现场目击者，《大战“疫”》有明显的史料价值。纪建红对自己要求很严，在这种情况下，不自夸，承认不足。他说“事实上，最开始的采访只能说是瞎子摸象、管中窥豹……一是采访不够深入全面，二是这场“疫”进程太快，甚至瞬息万变。”现在看来很正常的操作，当时还处在探索阶段。感染三科护士莫若，主动申请去ICU。那时还是疫情暴发初期，她却意识到这个病有传染性，要求家人做好防护，程序很规范。书里还提到核酸三天才出结果这样的历史记忆，方舱医院给孩子们上网课的英语老师等等。虽是第三方观察者的全知叙事，但他常常把自己代入到对象中，这种代入感增加了情感的张力。泪点很多，同时也把泪点作为一个跳板，迅速将镜头拉回理性的审视。感情最冲动时同时也是理性战胜感性之时，得出冷静的结论。

人物的亮度和现实底色形成反差效果，武汉疫情非常严重，四处蔓延的病毒，亲人朋友离世的消息，不免给人带来悲观的情绪和死亡恐惧。封城以后人们克服各种障碍，与病毒对抗，整个基调是阴沉的。但作者笔下这些平凡的英雄们，形成一道道明艳夺目的风景。文章有两层艺术结构，第一层是人物群像图，每个人都是主角，充分的笔墨和饱满的情感；第二层是阴沉基调上的明艳、夺目的光辉，人物的亮度是通过一些具体事件建立起来的，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激励后来者。作者对情感、事件、历史价值、社会意义等方面都处理得很到位。报告文学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文献价值体现很充分。最后的名单列表，如果每个人给予适当的信息补充更有文献价值。

符号学如何更好地切入网络文学研究

——评王小英的《网络文学符号学研究》 □陈瑞迪

即使再秉持传统文学观念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作为一种类型文学，网络文学正在成为市场意义上的文学主流，并利用其优势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市场，与实体书意见低迷的销量相对的是动辄百万的点击率；电影、电视剧越来越倾向于改编网络小说，以求捕获大热网络小说的原初受众，让作品“自带流量”。一切都出现得太快，以至于让习惯于传统文学的人们手足无措。为了对网络文学作品乃至整个网络文学产业化现象作出行之有效的解读，人们有过许多尝试。起初是将西方超文本、多媒体或者后现代理论引入其中，但并未得其要领，后来运用了日本理论家东浩纪的“数据库”说法，切入中国网络文学商业性的主体，但偏重了萌要素、玩梗等，忽略了网络文学的消费特点。“中国网络文学提供了普通大众参与、群体交互这一文学生产、传播与阅读的新形态”，与此同时，从生产到消费，从创作到阅读，网络文学都对文学体制进行了一种革新，“中国网络文学造成了文学制度的结构性调整与重组，提供了媒介文化转型过程中重构文学制度的相关经验”，网络文学成为了一个宏大的概念，从新媒体文本到新兴文化产业，网络文学发展的整个过程中，有无数名词会和它发生关系，但都不等于可以对它进行直接的阐释。“总观网络文学研究现状，大部分学者偏重于宏观研究，抽象化、概念化倾向严重，并且有意思的是，相当多的中国网络文学研究者并不了解中国的网络文学现状，误以为超文本文学实验作品是中国网络文学的主流，因此出现了理论与现实相去甚远的状况”，网络文学展现出了一套全新的符号编码体系和修辞话语，有着独特的价值和美学范式，一套新的理论、新的理论框架，才能切中其肌理。

而《网络文学符号学研究》就是在做这一工作。在众多的理论中，作者选中了符号学理论作为对网络文学乃至其现象的解读。“符号学是意义的学说”人对自己感知到的任何事物都在做符号化的解读，正如赵毅衡在《符号学》中所言：“符号化即对感知进行意义解释，是人对付经验的基本方式。无意义的经验让人恐惧，而符号化能赋予世界给我们的感知以意义，只要符号化，哪怕看来完全没有意义的，也可能被解释出意义。”一切符号，皆有意义，而一切意义如果需要做解释，也应该向承载感知-意义的符号系统寻找答案。

在《网络文学相关理论建设的过程中，大致涉及以下几个问题：网络语境与网络文学特征之间的关系、网络文学的文本结构分析、写手-读者关系问题、网络文学的产业平台机制问题，而在《网络文学符号学研究》中，作者运用符号学原理对这些问题的做了大致的回应。

在第一章《互联网时代的网络文学与当代文学场》中，作者运用了“主导成分的转换”来概括互联网时代下对当代文学场的作用：“当下网络文学的兴盛，是文学演变史上又一次大规模的调整。如果说宋元俗文学的繁盛



中涉及的女性主体意识、男性主体多维度自我实现方式、互动小说中主体变化等等现象和问题。

对于网络文学书写的独特形式，作者指出是因为网络文学独特的“间性编码姿态”，在第三章《间性编码姿态与文本叙事的认同功能》中，作者提出网络文学遵循的就是一种“间性编码姿态”：“写手编码之时必然会更关注读者的反馈信息，编码行为本身具有间性特征”，这种间性特征就决定了网络文学生产中作者和读者之间有一种编码和解码行为存在，引发了一系列特殊的创作现象和作品特征：弃坑、烂尾、番外、“爽点”、“爆点”、“福利”等。密切的读者作者交流甚至改变了网络长篇小说的叙事特性，小说的排版和内容都以读者为中心做了调整，而网文所追求的身份“代入感”也正是这种间性特征带来的后果。

在书中，作者还探讨了网络文学在读者群、学界中被接受的问题，同样也围绕符号、媒介展开。总的来说，作者以符号学的视角重新阐释了网络文学生产、发展过程、文本现象、产业模式、阅读接受的全部过程，形成了一种“元理论”。就像结构主义适用叙事文学一样，符号学用来解读网络文学也十分合适：“作为符号载体之物必须是感知……但是被感知的不是物本身，而是物的某些品质。物不需要全面感知才携带意义，让物的过多品质参与携带意义，反而称为表意的累赘。”“被感知”并不能使符号回归物自身，恰恰相反，符号若要携带意义，迫使接收者对物的感受“片面化”，成为意义的“简写式”，人在感受到符号时，通常会都会接收片面的意义，若要感知全部的意义，表意就会成为一种累赘，而网络文学某种意义上就是“片面化”的本身，无论是大女主人还是种马文、后宫文、种田文、玄幻文，这些文类实际上都迎合了符号感知“片面化”的行为，换言之，在网络文学生产和消费机制体制中，编码和解码倾向于形成同一套严密直接的符号系统，而不是像传统文学那样含混、复杂，有着许多意义上的“累赘”或者更多的衍生，这样的特质让符号学得以成为研究网络文学的最佳理论选择。但作者在具体运用过程中，结构主义理论的弊端仍然凸显。这类理论针对符号学分析时，容易将其作为无机物而不是有机物，容易将其“拆分”而不擅长“融合”，容易将其“固定”以防止研究对象“滑动”，导致一种简化、缩写、省略行为。这样的弊端使作者容易在“简化”的思维上看待网络文学，网络文学原本“稀薄”的文学色彩经过简化的阐释，更是无从可见。这种研究视角矮化了网络文学本身，也更多地看见了网络文学的创造性与未来发生的可能性。网络文学的间性编码姿态有可能成为它滑向娱乐化、狂欢化的原因，但同样能让它主题鲜明、便于传播，不仅成为多个亚文化圈层交流的空间，更能够像日本动漫、韩国偶像剧一样变成融合本国文化元素的文化名片，而媒介修辞倾向向不一定是一场危机，同样能让网络文学在艺术形式上有所创新。符号学研究还得从更平等的角度看待网络文学，运用本身的理论特长，发掘网络文学特有的优势、活力。

使得原先俗文学创作的一些艺术技法逐渐向主导地位挪移，从而使得中国文学的格局发生千年一变的的大幅度调整，原先牢固的品类等级开始松动，俗文学——词、曲、小说等向中心位移，那么网络文学十余年迅猛的发展历程似乎也暗示着文学格局正在发生新的变化”，网络作为主导势力，带动了网络文学的新兴，而网络文学也带上了与之相应的媒介修辞偏向，产生了相应的文学特征：在排列方式上，多以短句、短段出现，段与段之间留有较大的空白；尽量使用更为形象的文字语句来规避文字符号的高度抽象性，具有较高娱乐倾向。当代文学场的规则也随之调整，左右文学发展的主要力量由原来的社会资本急剧转向经济资本，二者为争夺文学场内的符号资本进行了持续的角力。网络环境对于网络文学生产的影响问题同样在后面的第四章《网络文学链文本的交际价值》和第五章《网络文学的平台生产范式》中得到了完善，经济资本的催生下，网络文学的生产出现了文学的伴随文本——超链接（书评区、互动信息），成为了参与网络小说的意义制造和价值来源的重要向度；以消费为主的理念导致了网络文学在创作上遵循了商品经济法则，呈现出与传统文学完全不同的生产/编码机制，这对网络文学的鲜明文本的身份形成造成了极大的影响。